

宜将往事重付梓 不废当年万古长

——读容闳《西学东渐记》随感

● 严 现

在南京大学学习的日子，传道我们文艺学的周宪教授在课堂上不止一次地提及一本与其课无关的书，言之凿凿，喜形于色。鼓其所感，便跑到学校的图书馆借来这本 1981 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蓝皮封面的《西学东渐记》——区区 100 来页的小册子，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时下动辄长篇宏论的大部头相比。

大略地翻了几页，果然颇有意思。以我的阅历，直到高中课本上才知道容闳，并以“洋务派留学教育中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的概念记住他。然而这种说法现在才知道是不确切的，钟叔河作的序言中已经明确指出“和容闳一同去美国留学的还有黄胜、黄宽二人……应按容氏本人自己的说法，改称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而据钟先生的引文，可以看出前者是由 1972 年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在容墓前立的一块纪念碑而来，碑文的依据是美国人士提供的材料。钟先生不免感慨美国人士记错 100 年前中国留学生人数，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情，而中国人提笔写文章，不看看中国自己的资料，完全靠向美国人士请教，不免太草率了。我的课本是

1992 年版，看来历史的衍误并未因钟先生的感慨而终止。我又滑稽地猜想，究论其根，盖当年“西学东渐”之风太烈之故，以至留学资料也一并搬来。

尽管更正了容闳的这个“第一”，容闳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和事迹却因此书而昭彰。

因幼年贫穷而入西塾，后负笈美国，毕业耶鲁，学成回国。甚至还对太平军作过考察并为之建议，寄予希望之失败，转又找到曾国藩，力成洋务派两大“正事”：建成中国第一座比较完善的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组织第一批官办留学生出洋——前后共 120 名幼童分四年赴美留学，詹天佑、唐绍仪等即在其列，容氏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在美国设立的“留学事务所监督”和清廷驻美副使。而清廷的专制腐败终使留学计划未长而夭，容闳也进而认识到“中国根本上的变革，不容稍缓。”于是又与康有为等谋划维新，至政变之时被指名通缉，辗转港台，而再次远渡美国，直至终了。

容氏 84 年的一生由此见之，奇崛而戏剧。难怪周教授每次言及，总说可惜至今无人识光，否则拍成电视善莫大焉。容

氏原著英文写就，题为《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译文则是近代文言，字里行间，句式紧凑，颇有节奏感。虽有少数地名事件等误译，然受当时严（复）、林（纾）译文影响，信达雅之风仍可感之。此外，书中每章下均有框形文字提示情节内容，一目了然，又以速读查阅



容闳（1828—1912）

之用。但最关键者,还在于容氏一生历事颇多,时中国又处转型期间,中西冲撞,所记诸事时有振聋发聩之响。而除国运之外,其他小事亦备觉有趣,附之一二:

读英文 予之能读写英文,农人本不之知。予姊告之,乃忽动其好奇心,招予至前,曰:“孺子,试作红毛人之语。”予初忸怩不能出口,后予姊从旁怂恿,谓:“汝试为之。彼农或有以汝为。”农人欣然曰:“老夫生平从未闻洋话,孺子能言者,吾将以禾一巨捆酬汝劳,重至汝不能负也。”予闻此重赏,胆立壮,乃为之背诵二十六字母。农人闻所未闻,咸惊奇诧异。……演说既毕,获奖禾数捆,予与予姊果不能负,乃速返家邀人同往荷归。

折柳枝 ……此岛即拿破仑战败被幽之地,拿氏遂终老于此。其坟在岛之浪奥特(Longwood)地方,予等咸往登临,抚今吊古,怅触余怀。坟前有大柳树,乃各折一枝,携归舟中,培养而灌溉之,以为异日之纪念。后抵美国,勃朗先生遂移此柳枝,植诸纽约省之阿朋学校(Auburn Academy)中。勃朗即在此校任教授数年,后乃往游日本。迨一八五四年予至阿朋学校游览时,则见此枝已长成茂树,垂条万缕矣。

容闳一生,辗转中美之间,把美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甚至准备参加美国南北战争为之报效。容闳本打算延长留学期限学成工程专科再归国,“自信予所企望之事业,将益易于着手也。”但因资费贫乏而被求助的朋友又不愿让他久居美国,“彼盖目予为中国有用之人材,虑予久居不归,乐不思蜀也。”而美国人中亦有劝容回国者,“欲予归国后热心传道,使中国信仰上帝,人人为耶稣教徒耳。”容闳在美日长,与故乡无异。然而他还是作出了回国的决定,据 Joseph H. Twichell 牧师的演讲,容闳此时记起一条《圣经》的经文:“不论是谁,如果不为自己,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他就是否定基督教,因而比异教徒更坏。”容闳当时的心情是否如此我们不得而知,抑或是牧师为宣传教义的委曲说法,但不难揣想他此时的心理是多么复杂。

而回国后看到清廷极端腐败,处处酷杀,心情也为此沉痛。容闳自己的回忆更能说明问题: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

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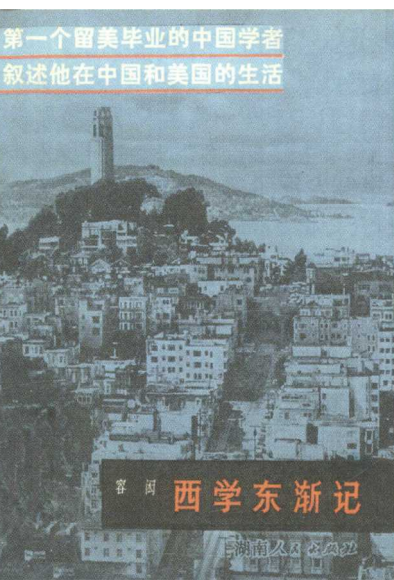
在有点消极意味的自我呈辞后,转而又述:

“在于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何也,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俾遂予求学之志……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予无时不耿耿于心。……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

版时一并附入,那这本作者自己的回忆录前后也总算有了一个完整的答案。

周教授几次推荐果然不虚,然临近毕业,书须还馆。知市面上已无出售,便找到湖南出版集团的电话,打算邮购一本。哪知以后便未再版,早已告罄,于是又周折地打听到《西学东渐记》的责任编辑钟叔河的电话。电话接过去是一口浓重的湘音,说明函意后钟老诚言只剩下由自己点校过的以敝珍,其余也尽散他人了。顿时顿觉遗憾,在电话里与钟老很是怅惋一阵。

书还是要如期归还,只得复印纸形式存之。在它的封底看到,此书乃当时的“走向世界丛书”的首辑首本,其余康梁诸公,不乏大家。然一本既已难得,余者更复何求?1981年版时,大概改革开放之初,新思想新学人扑面而来时,此丛书之影响应不啻于时下的某些诸如考研出国之类的流行书吧。而今已是新世纪,出国热成为气候,“红毛人语”早已普及,再看看百年前初出国门的轶闻,或许还能作为今人的“出行参考”,即使实用价值已弱,但览先辈诸事,亦能励志耳。再者,如今也有不少出版社善拾牙慧,推陈翻新,蔚为壮观。在此立下再版之愿,一为当年出版编辑留存,一为吾之私心,再为此书古今通用,参考励志,风俗览概,均不失也。或许将来有编纂者若出“近人出国史考”之类著作,也不枉费此书的功绩吧。



境。予后来之事业,盖皆以此为标准,专心致志以为之。”

容闳果如其言,而其成事恐怕是当初力主他回国传教的美国同人始料未及的。回国后的容闳考察国情、置办机器,力图西学中用,打通中西。而在书中对曾国藩、光绪帝都有不加掩饰的好感。无怪于此,当时的中国,清廷夹于列强,自顾不暇,纷纷扰扰,能理解容闳的实在少之又少,进而能有所建议并予以帮助的人已算是容闳的幸运。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容闳的回忆止于1901年避难抵台,其后再次赴美直至去世,即他一生的最后十年并未呈现给我们,似有隐曲,抑或老来弥顿,所忆未得完整,再要么与前七十年相比实在无事可写。而冥冥之中,我又宁愿相信头却不得其详。若有研究者备之资料,则再

放之初,新思想新学人扑面而来时,此丛书之影响应不啻于时下的某些诸如考研出国之类的流行书吧。而今已是新世纪,出国热成为气候,“红毛人语”早已普及,再看看百年前初出国门的轶闻,或许还能作为今人的“出行参考”,即使实用价值已弱,但览先辈诸事,亦能励志耳。再者,如今也有不少出版社善拾牙慧,推陈翻新,蔚为壮观。在此立下再版之愿,一为当年出版编辑留存,一为吾之私心,再为此书古今通用,参考励志,风俗览概,均不失也。或许将来有编纂者若出“近人出国史考”之类著作,也不枉费此书的功绩吧。

(本文所引文字及图片皆出自湖南人民出版社《西学东渐记》,1981年1月第1版。容闳原著,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